一小窝弄学人：2005年度英国短篇小说精选2

（英）格拉特

人民文学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

A Little Nest of Pedagogues etc.

Fay Weldon etc.

据 Picador 2005 年版译出

This Translation was Supported by ●●BRITISH ●●COUNCIL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小窝弄学人:2005 年度英国短篇小说精选/(英)格拉特等著;张磊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ISBN 978-7-02-006925-5

Ⅰ. 一… Ⅱ. ①格…②张… Ⅲ. 短篇小说—作品集—英国—现代 Ⅳ.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8215 号

责任编辑:苏福忠 装帧设计:刘 静

责任校对:苏福忠 朱美凤 责任印制:王景林

一小窝弄学人

〔英国〕费·威尔顿 等著

张磊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友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80 千字 开本 800×1194 毫米 1/32 印张 6.75 插页 1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0

ISBN 978-7-02-006925-5

定价 2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序

在英国，阅读小说的时尚至少风行了整个十九世纪。坐在壁炉边，阅读小说，如痴如醉。这一时尚造就了狄更斯、萨克雷、特罗洛普和艾略特这样伟大的小说家，也就造就了英国小说的传统。为了传承这个传统，英国的小说创作历久不衰，至今仍然领先于世界。英国文化协会每年能够向全世界推出一本“新写作”，是个证明。

在中国，阅读小说曾经很时尚，作者可以一夜成名。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坛大体如此。如今，写作还在进行，阅读小说却不再时尚。探究原因，当然还是我们的现代小说传统薄弱所致。可以理解，因为中国现代小说，是西风东进的结果，自由写作历史很短。因此，经常借鉴西方人怎样把文学写作发扬光大，是很有意义的。

英国文化协会一年一度由专家选辑的“新写作”，为我们提供了便利条件。“新写作”里包括长篇选载、诗歌、散文和短篇小说，我们先拿短篇小说做尝试，因为这个体裁篇幅较小，紧跟时代，更具创新性。

因此，我们新近与英国文化协会合作，通力推出一个“新英语，新写作”的英汉对照读物系列，首批四种，每种十万字，单独成书；力争篇篇新颖，译文上佳，为中国作者和读者接近最新的西方文学精品，做一点贡献。

苏 福 忠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

Content

Adrenalin …… Niall Griffiths(2)
The Words on the Page and the Noise in My Head
…… Lawrence Norfolk(18)
Goat …… Romesh Gunesekera(38)
The Chain …… Donald Paterson(56)
Teeth and Hair …… Frances Gapper(76)
A Little Nest of Pedagogues …… Fay Weldon(94)
Miscarriage …… Kamila Shamsie(124)
Stranger …… Vicky Grut(138)
Early Morning Gutter Relationship … Emily Perkins(148)
Narcissus …… Martin Ouvry(178)

目　录

肾上腺素 …… 尼尔•格里菲斯(3)
纸面上的字和脑子里的喧哗 …… 劳伦斯•诺福克(19)
山羊 …… 罗米士•古奈塞克拉(39)
链子 …… 唐纳德•帕特森(57)
牙齿和头发 …… 弗朗西丝•佳珀(77)
流产 …… 卡蜜拉•山姆斯(125)
陌生人 …… 维姬•格拉特(139)
十年之痒 …… 埃米利•珀金斯(149)
水仙花 …… 马丁•欧弗里(179)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

一小窝弄学人

A Little Nest of Pedagogues

肾上腺素

尼尔·格里菲斯[①]

一开始，我根本没认出他来。他看上去太他妈的健康了。只是当他笑着走到我桌前，张口说话时，我才确信这是他没错了。那个当护士的老安迪。他看上去身体真好。我都有些惊呆了。平常，你只要看到这个家伙，就会觉得难受。他骨突皮厚，口腔溃疡，眼睛也被尼古丁熏得黄黄的。然而，此时，站在这里的他，却昂首挺胸，满身肌肉。声音也洪亮、自信，根本就不像他平时那垂垂欲死的嘶哑声。我简直震惊了。

天啊，安迪。我打断了他，你到底怎么了？

他看了看自己，笑了笑。啊，我挺好啊，怎么了？

我点了点头。怎么会这样呢？

他走近我，趴在桌台上说：兄弟，我找到了。

找到什么了？

神药啊。他低声说。他妈的使人永生的万灵药。

真的？那究竟是什么东西？

我会告诉你的。先让我喝点东西吧。你要喝点什么吗？

不了。我指了指我那几乎满满一品脱的黑啤。这些暂时就够

① 1966年出生于利物浦，现居威尔士。他是五本小说的作者，包括最近出版的《残骸》。

了。

我看着他向酒吧的方向走去。那里很拥挤，里三层外三层都是人，但他还是甩开肩膀从人群中挤了进去，而且还没怎么碰到谁。拥挤的人群为他开路，就好像他身上有力场一样，甚至可以说是某种魔力。说实话，以前从来就没见他有过。我简直没法相信这一切。这变化实在太让人震惊了。简直是惊愕！不到两周，他就从行尸走肉般的瘾君子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上次我见他的时候，他还在布茨药店外面讨零钱花呢。他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从那明显可见的波浪式布条里散发出一股臭味。很难把当时那个可怜相与现在这个壮实干净的、身着运动衫、光彩熠熠的人联系到一块儿。看，他从酒吧回来了，满脸堆笑，还喝着凤梨汁。一定有什么事发生了。到底是什么事呢？

安迪，只喝纯果汁吗？

嗯。他坐下来，呷起果汁来。

不来点伏特加吗？只是凤梨汁？

他点头，还笑了一下。我也尝了一口。里面确实没有酒精呛到我的嗓子眼。一点都没有。

我告诉过你嘛。

安迪，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太古怪了，怎么弄得跟他妈的阿瑟·C.克拉克的科幻小说似的？我脑子怎么转也搞不明白。告诉我这神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快！我好自己也吃点。

酒吧里传出了高呼的声音。一定是进球了，或是什么别的。对这些，我今天并不是特别感冒。

我意识到，自己裤带上方的肚子已经垂下去了。我也意识到，自己所穿的宽松下垂的羊毛衣服下面遮掩着多么大的“波波”！而安迪看起来却那么的健康。

你会告诉我的，对不？

我正在想该怎么跟你说……

我点燃了一支兰伯特牌子的香烟，并把整包都递给他。他

却摇了摇头。

你千万别告诉我你烟也戒了，不会吧？

他又笑着点点头。甚至他那平时看起来不齐的牙齿也长好了，而且还白了。他的眼睛变得有神了。他脸上的皮肤没有了脓包，也没有了像静脉破了一般的栗边血痕，那地方原来看起来就跟生香肠似的。他的嘴唇不再干裂了。他散发着健康和正常生活的气息。上帝啊，这就是安迪吗？就是因为洗劫医院医药品专柜而被开除的那个安迪吗？就是那个多年来一直糟蹋自己身体，把它当成垃圾桶一样的那个安迪吗？当时，他的身体状况如此糟糕，以至于当他去接受艾滋病测试时，医生跟他说，他没有携带病毒，但他的血液里却充满了毒素。换了别人，他体内像电池里硫酸一样的毒血一定早就将他很快干掉了。但是，让我们看看现在的他：那健壮的样子简直像要发出声来。他周围的空气也似乎随着他那健壮的身体而震颤。我不禁再次问道：安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他耸了耸肩，嚼起冰块来。没什么，只是清理一下自己罢了。

什么？就这么两周？

他又耸了耸肩。

胡说。哥们儿，你曾经就是个行尸走肉。上次我见你的时候，你还更像个死人呢。这他妈的神药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到底是什么？

酒吧里又传来了很多人的嚷嚷声。我对面的墙上很高的地方有一台电视机，但我没法把视线从安迪那里挪开。他简直是光彩照人。他看起来精神状态好极了。

你还记得曾经和我在一起的那个女孩儿吗？就是那个米歇尔？

那个金发女郎？

他点了点头。我记得米歇尔，那个戴着玛丽莲·梦露式假发的，又一个近于腐烂的行尸走肉。

对，就是她，那个过度服用毒品的女人。从码头刚刚运来一批新货，她就起来了。几秒钟就把毒品吸食一空。当时，我正在厨房做饭来着。等我回到房间，她已经躺在床上了，浑身发紫，而且一动不动，像块木板似的。我扇了她几巴掌，还往她身上泼了点水。但是，怎么都没用。她已经有些走火入魔了。而且，我自己当时也处于亢奋中，不可能让任何别的什么东西破坏我那舒服的感觉……他引起了我的注意。哎呀，我知道你在想什么。那是海洛因，对不对？兄弟，那是非常非常有害的东西。对你们一点好处都没有。现在我确实知道了。

原来是这样。安迪所说的神药其实是死亡。别人的死亡。如果你曾经和黑暗擦肩而过，就会立刻被激发起重新做人的愿望。我正要问他是如何处理尸体的，他却继续说了起来。

很多年前，当我还是医学院的学生时，有一次，我曾经上过一次尸体解剖的实验课。曾经有这么一个小伙子，一个非常年轻的小伙子，也是服用毒品过量致死。有人跟我们解释说，当他死的时候，由于惊慌和恐惧，他从体内排出大量的肾上腺素。这从他那肿起的腺体，肾上腺的囊包便可以看出来。

从酒吧传来了很多人的呻吟声。我能感觉内脏里酸水直流，能听到它们咕咕的声音。估计我这两天喝的黑啤太多，没有硬实的东西。安迪现在没看我，他一直在盯着他那杯果汁看。他下唇上留下了水痕。突然，我觉得他的健康的神采看起来有点像塑料般虚假。太苍白了。他的声音也放低了。

他的内分泌腺就在那儿。哥们儿，那东西鼓得满满的，里面的肾上腺素足以使咱们整个城市的人兴奋好几周。完全是生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

产生的肾上腺素。那是人们所知道的最好,也最能产生力量的药品了。而它就在这儿。

他看了看我的脸,又指了指我胸廓下面的肚子。我不由得收了收肚子。

你体内有,我们每个人体内都有。每天,你体内都生产出这类东西,一瓶一瓶的。你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这使得吸食海洛因就像喝了一杯激灵灵的冰冻果汁水。它是最能激发心理活跃的物质。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能自己造出来,甚至在睡觉的时候也能。不可思议吧?

我点了点头,但却多少有些失望。我本来以为安迪会纲要性地说些惊人的发现、一些炫目的启示,谁想到还是最近人们经常说的那种老掉牙的什么清理自身的东西。"哦,对,老兄,就是肾上腺素,世上最好的药。"不一会儿,他就开始提议,让我去爬山,"达到生命的快感"什么的。真让人失望。无怪乎,他看起来怎么那么神采飞扬、那么健康。他就像你在《海滩护卫队》(九十年代全美热播的电视剧)里看到的那些东西。那颜色弄得像晒出来的,其实不过是漂成金黄色罢了。都是假的、伪造的。

我该去别的地方了。我心里想道。

嗯,我很开心你已经改过自新,以及你所有的变化。只是,安迪,我得……

我盯着她看了很久。他说,米歇尔,她就坐在床边上,而我脑子里腾云驾雾的,一直看着她死掉。

他又一次放低了声音,又低又小。他也不再看我了。他的身体也许清理一新了,但很明显,他的头脑并没有也跟着好起来。它多少有点分裂了。这应该是他盯着自己死去女友的时间太长所致吧?再加上常年不断的吸毒,也是个原因。

比赛结束了,酒吧也开始空了。半醉的人们纷纷向门口拥

去。我也要跟他们一起离开这里。于是,我便站了起来,将大衣披在身上。

她的公寓里有把刺刀。那是她的一个狐朋狗友送给她的礼物。说是用来自卫。假如谁半夜从窗户爬进来,她可以用这个来刺他。她一直把它搁在床底下。

现在我还有一边的衣袖没有穿上,就又坐了下来。安迪的声音很轻,但现在酒吧也很安静,所以他说的每个字我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我毒品的劲儿一过,发现自己不在她的公寓里,没有钱,什么都没有。真的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什么?

我就像自动驾驶仪似的……

安迪,你到底干什么了?

他把手指伸进杯里,从里面取出橘瓣,放在嘴里,连外皮内皮一起吃了。他脸上的光泽……现在看起来可真假。简直像涂了脂粉一样。如果用手指去刮,说不定能掉下粉来。那样他脸上衰败的样子就立刻暴露无遗了。

天啊,你当时真的应该看看。那眼珠可真好看!嗨,简直像网球,睁得那么圆……都鼓起来了,是吓的。她死的时候一定很恐慌。我寻思,我要是扎进颗尖钉,肯定会爆开。结果却并没有爆开,没什么事儿。所以我就吸了满满一筒。橘黄色的,看起来很像清茶。天啊,那种快感简直就像是单靠手指悬在山顶上,挂了足足有二十分钟。我觉得自己就要撕咬起来了。尽管现在……

他咧着嘴,冲我笑了笑。他的牙可真白,真长。眼睛可真蓝。他伸出双臂,说道:看看我,我好兴奋啊。

他简直有病，变态！他完全失去理智了。简直是疯了。我可得离他远远的。

你去哪儿啊？

离开这儿。

为什么呀？该轮到我请你了。喝点什么啊？

跟你我什么都不要。

干吗呀？我做错什么了呀？

你他妈的就是一个杀人犯！

她是自己吸毒过量死的呀！

那你也是个共犯。

废话。

你把她切开了！你把她砍了！你把她当牲畜一样残杀了，就是为了再得到一些新的刺激！你真是有病，变态！你他妈的……

他斜眼看着我。他趴在桌上，眼里闪着火花，笑得那么灿烂。他竟然用那种眼神看我。

对，你说得完全正确……接着激动嘛……为我而激动啊……

安迪，你给我滚开。你有病，你就是个变态！

我站了起来。他也跟着我站了起来，然后就开始大笑，而且笑得很大声。

有什么好笑的？

哥们儿，这就是个笑话！都是我编的！真是个天大的笑话！还真是把你给唬住了，是吧？

他真的在笑。他真的从这里找到了笑料。

那么米歇尔并没死啦？

他摇了摇头。

那她在哪儿啊？

他耸了耸肩。不知道啊。两周前刚甩了她。这女人,一直在拖我的后腿,就是个累赘。

他在笑,而且还是满脸堆笑。他看起来真是很棒啊。

那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啊?这么大的变化!你怎么看起来这么健康啊?

兄弟,肾上腺素嘛。我体内的肾上腺素,我自己身体产生的东西。我身体内部的腺体产生的肾上腺素。你也知道,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和女人上床。确实很神奇。

他站在桌对面,冲我笑了笑。我能看到他胸腔的起伏。他的眼里也满是染色小斑瑕。在他体内有什么东西。确实是这样,他的体内有什么东西在起作用。

对了,到底打算喝点什么?还是一样?

我的杯底还留有一层已经走味的黑啤。那玩意儿太烈,弄得我肚皮直发胀。

还是来马提尼吧。我说,里面加点冰,还有柠檬。

他捏了捏我的鼻子,又大笑着向酒吧走去。他的手有股金银花肥皂的味儿。他决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变得这么好……决不可能只是因为和女人上床的结果。不可能的。一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他的体内有什么东西。

他向现在已经空荡荡的酒吧走去——不,应该再加上"趾高气扬"四个字。他昂首挺胸,很是自豪的样子,甚至有些优雅。他斜靠着酒吧,一边的屁股翘着。这姿势使他骨盆与胸廓间的部位向左边凸出来一块。而他穿的新衬衫布料很平整,所以下面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形状像一截小面包条。我一直在想,不知道味道会不会也是那样。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吃了。

纸面上的字和脑子里的喧哗

劳伦斯·诺福克[①]

第一部分

煮咖啡和抽烟都是很不错的打发时间的方法。而给电脑重装系统、削铅笔或者是回邮件，则更好。给自己的经纪人打个电话，这种方法也排名很高。但最好的应该是决定要在录音机里放什么音乐……

有些人伴着某种音乐可以写东西，而另一些人则不行。那究竟是哪些音乐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同呢？对于作家来说，这些问题是让人头疼的。吵闹的摇滚乐和前卫的当代古典音乐似乎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某种无结构性：一种“松散”的结构，这使得听音乐的作家的注意力可以想集中就集中，想分散就分散。或者说，当头脑内部的对话慢慢地产生出一些值得记录的词儿的时候，头脑就集中起来；如果不是这样，头脑就放弃了这个过程，重新回归到不那么有意识的生产方式。你听进去，又出来，现在不听，等会儿又接着听，或是似乎是接着听（这“似乎”是对你自己来说）。音乐是种允许你骗自己，让自己觉得自己在工作，并没有什么东西都想不出来的东西。一定要有点什么东西来填充那些灵感枯竭的瞬间（分钟、小时）。虽然

① 毛姆奖和布达佩斯节文学奖的得主。作品被列入鹰派克奖、詹姆斯·泰勒·布莱克纪念奖的决选名单。

过于集中，却什么也想不出来。在这个时候，音乐只需要你保持一定程度的注意力，它起的作用就像是水坑一样，生产力困难的脑力可以通过它来排解掉。你打开自己的开关，又关上，然后你会发现在这两者之间的所有点都有类似的稳定状态。你是在骗自己，但是骗得很开心，因为音乐把你从死角里拉出来了。

有些音乐能起到这种比较好的效果，而有些就是没用。贝多芬就没用。他的《槌子键琴奏鸣曲》除了表现自我以外，不会对你再产生什么影响。你要么听，要么不听，没有中间状态。它对你注意力的要求是绝对的。比如说，如果你在广板的第一处叠奏部分退出不听了，那就意味着，等你想在几个赋格过后回来接着听的时候，它已经变成了没法听的噪音，这种变化简直无法解释。（尼采的话虽然帮不了什么大忙，但也还言简意赅：贝多芬的音乐是与音乐有关的东西。）

这种要求也可以采取其他形式。美妙动听的旋律同样有强制性的一面。能将很长、很美的调子让人听起来非常容易，在这一点上，列侬和麦卡特尼可是大师。这也是其音乐“容易被人记住”背后的小秘密。我觉得，不会有人在听《挪威的森林》的时候写出什么好句子的，因为尽管《挪威的森林》里没什么可多想的，但是你就是得听听它不可。如果你写书的话，让你无法释怀的歌曲就像是一种负担，一种障碍。当然，如果你是填词的，那可是萨里郡一座不小的房子啊（这里有个典故，跟《挪威的森林》的歌词有关，这里的房子被比作挪威的森林）。

这绝不是要证明，差的音乐反而会催生好的小说。那种对人的注意力的要求很灵活的音乐其实并不弱。相反，它更具有弹性，总是能当音乐来听，不管你是在头上夹了个扬声器也好，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